



朝月

花

朝·花

第七期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北京

封面设计：俞理
扉页图：葛春学

朝花（第7期）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朝内大街166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317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3\frac{5}{16}$

1982年6月北京第1版 198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5,500

书号 10019·3314

定价 1.20 元

朝 花

第 7 期

1982

目 录

鹿鸣山谷(中篇小说)	顾笑言 (1)
小勇抓乌龟(中篇小说)	杨 啸 (53)
春姑娘(短篇小说)	朱晓国 (84)
魔洞(短篇小说)	赵惠中 (102)
红斧(短篇小说)	王 火 (120)
小宝(短篇小说)	何大章 (132)
王小和白鸽(叙事诗)	熊塞声遗作 (141)
小雨点的志气(诗·外八首)	潘仲龄 (153)
哥哥(诗)	柏万春 (158)
寓言三则	金 江 (162)
花池里的邻居(童话)	洪 治 (165)
夜猎犴达罕(散文)	朝 襄 (170)
弹壳笔(散文)	吴继路 (176)
隆茹拉(散文)	许 淇 (182)
“全不知”和他朋友们的奇遇(中篇童话)	
.....	[苏]诺索夫 昌茂译 (193)

象房子一般大的灯笼(短篇小说)

.....[斯里兰卡]西比尔·维泰辛格 陈家岩译 (307)

沃龙涅什的夏天(短篇小说)

.....[苏]康·巴乌斯托夫斯基 田雅青译 (316)

大象布拉塔普(短篇小说)

.....[斯里兰卡]阿·普列马达沙 东飞译 (324)

红铅笔的风波(短篇小说)

.....[马来西亚]阿里·马纪德 周阿旋译 (335)

“二线编辑”海边杂想

——老人谈孩子.....严文井 (351)

植根于民族土壤上的奇葩

——读熊塞声的《马莲花》有感.....高洪波 (363)

评任溶溶的儿童诗田地 何平 (369)

征服未来的人们

——评《飞向人马座》.....陶 力 (380)

读叶辛的《峡谷烽烟》胡德培 (388)

记熊塞声李 杨 (393)

《一个孩子的诗园》译者序屠 岸 (404)

鹿鸣山谷

顾笑言

李铁趴在一大块大石头上，“咕咚，咕咚”喝了好一阵子溪水。直到觉得肚子有点发胀了，才往后退了退，把额头枕在两只胳膊上，趴在那里喘息。

长白山中的四月，还有点儿冷，溪水到了夜里，还结冰凌哩。李铁觉得那冰凉的溪水缓解了胸中象火一样灼人的饥渴，也平息了他那象火一样焦急的心情。

已经一天一夜了，这个年仅十六岁的抗联小战士，一直在浓荫蔽日的原始森林里，匆匆忙忙地赶路。悲痛、焦急、渴望、担心，折磨着他那小小的心灵。

支队长马胜刚刚牺牲，老司务长冯有才赶回密营，通知同志们转移去了。保护情报员石秀英安全撤出她所潜伏的葫芦套的任务，就交给了李铁。

进入一九四〇年，日本关东军已经在东北地区增兵到八十万。除了极少一部分部署在与苏联接壤的边境之外，大部分兵力用来围剿长白山区的抗日联军。仅日寇满洲东部，南部地区讨伐司令官野付昌德少将所率领的关东军，就有二十万之众。为了避开敌人的主力，保存有生力量，抗联的主力已经向完达山区和大、小兴

安岭转移。剩下的小股部队，为了缩小目标，便于行动，也都化整为零，在林海雪原之中同敌人周旋。

马胜所率领的，是一支只有十几个人的伤员收容队。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，已经绝粮两个多月。一些伤势较重的伤员，由于营养严重不良，情况非常危急。所以，经过再三研究，决定由支队长马胜带领司务长冯有才、李铁等几个战士，在靠近山门镇附近的公路上打一次伏击，搞一点粮食，补充一点其它可能缴获的给养。没有料到，一个叫赵德禄的战士叛变了。马胜在掩护同志们突围时壮烈牺牲。

由于赵德禄的叛变，给支队带来了严重问题：一是密营要马上转移；二是马胜的爱人石秀英，潜伏在葫芦套搞情报，这个情况赵德禄已知道。所以李铁必须赶到敌人前面，把已经怀孕，就要临产的石秀英安全护送到支队的新营地——奶子河。

现在，离葫芦套已经很近了，只隔着一座小山。李铁喝过了溪水，觉得有点冷，浑身不住地打颤。他从石头上爬起来，又紧了紧靽鞢带，突然间，李铁发觉倒映在水中的山影，被一片奇异的红光照耀着。开始，他认为那是一片晚霞。可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，不由得吃了一惊。

原来，照耀着山头上那些秀丽的美人松的，是山那边熊熊的火光。夜宿在山林中的喜鹊和白脖的山老鸱，“呱呱”地惊叫着，从森林中飞起，仓皇地逃向了被夜色笼罩的远方。

铁子摸了摸挂在屁股后边的两颗手榴弹，又把手枪压上了子弹。然后直朝山顶奔去。

到了山顶往下一望，才知道他最担心的情况已经发生了。骑着战马和乘坐着摩托车的敌人，比他先一步赶到了葫芦套。

他只觉得脑袋“轰”地一声，无数亮闪闪的金星，在眼前飞来窜去，仿佛蓝天上那些闪烁的星，都突然荡起了秋千。一颗又一颗黄

豆粒大的汗珠儿，顺着他那瘦削的面颊，滴滴哒哒地淌了下来。他扶住一棵树，伤心地哭了起来。

尽管李铁拼命地赶路，他还是来迟了一步。

整个葫芦套，已经成了一片火海。全屯几十户人家的房子都被点着了。熊熊的火光之中，可以看到头戴钢盔的鬼子兵和伪军跑来跑去。哭声、喊声、敌人的叫骂声，还有那股呛人的焦烟味儿，随着一阵阵凉飕飕的夜风飘了过来。

李铁紧张地思索着——怎么办呢？

冲下山去？——不行。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往敌人堆里闯，等于自投罗网。不仅救不了石秀英，连自己也要搭进去。

就这么两手空空地回去？——向司务长和同志们怎么交代？怎么能对得起那刚刚牺牲了的烈士马胜？因为在那个火海之中的小屯子不仅有马胜的爱人石秀英，还有一个即将出生的孩子啊！

李铁想再靠近屯子一点儿，再摸摸敌人的底细。突然，几颗子弹嗖嗖地尖叫着向他隐蔽的地方飞来。他心里一惊，赶忙躲到一棵高大的美人松后面。

是敌人发现了自己？不大可能。天这样黑，树这样密，几步之外就什么也看不清。

那敌人为什么要往这里打枪呢？

铁子这么想着，小心地从树干后面探出头来，睁大了那双本来就大得出奇的眼睛，细心地观察着屯子的方向。因为是对着火光，他清晰地看到山坡上几个奔跑的人影。啊！几个鬼子兵和伪军，正在追赶一个人。

“站住！站住！”敌人的脚步声和嘶叫声越来越近了。

紧接着是一阵杂乱的枪声。子弹带着刺耳的啸声，在铁子的头顶掠过。被打断的松树枝纷纷落了下来。

铁子正想转身跑开，一个跌跌撞撞的人影，突然从他面前闪过

去了。铁子认出来了，啊，那不正是他来接应的石秀英吗！

铁子没有马上跟石秀英跑去，他从树后闪出半个身子，沉着地举起了枪，扣动扳机，“砰”地一声，枪响了。可是瞄得高了一点儿，没有击中敌人。

一个伪军高声叫道：“不好！这个娘儿们还有枪！”

伪军话音未落，铁子又开了一枪。随着“妈呀”一声惨叫，一个敌人“咕咚”一声栽倒在地。铁子趁敌人惊恐未定，又甩出一颗手榴弹。只听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仿佛整个大山都抖动了一下。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，弄得晕头转向，赶快趴在地上，动也不敢动。

铁子趁机猫腰追石秀英去了。

石秀英听到了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，知道一定是支队派人来接应自己，心里一阵高兴。但是，她已经怀孕八个多月了，腹中的胎儿忍受不了这样剧烈的震动，在肚子里动了一阵，疼得石秀英再也跑不动了。她背靠着一棵大树蹲了下去，冷汗从额头上渗了出来。

石秀英忍着剧疼，心里默念着：“小宝贝呀，再忍一忍吧，咱们就是死，也不能落到敌人的手里。”

那腹中的婴儿好象理解母亲的心情，很快就安静下来。石秀英慢慢站起身，准备再往前跑的时候，铁子一下出现在她面前了。

石秀英认出了铁子，一把把他搂在怀里，问：“铁子，就你自己来的？！”

“嗯！”铁子答道。

石秀英又问：“粮食搞到了没有？！”

“没有，赵德禄叛变了。”

石秀英咬着牙说：“我说的呢，敌人怎么突然包围了葫芦套。”

石秀英说着，“唰”地一声把肩头上的一块补丁撕了下来，塞在铁子的手里：“这是一份讨伐队围剿的情报，把它交给马队长。你

快走，给我一颗手榴弹，我掩护你！”

铁子执拗地说：“不！我的任务就是来接你！”

铁子没等石秀英回答，抓起她的胳膊搭在自己的脖子上，很快地躲进了一片桦树林子里。

二

李铁搀着石秀英，在长白山的密林里走了一天一夜。因为石秀英的行动不方便，除非不得已，他们很少爬山，尽量沿着沟底的平地走。尽管如此，石秀英还是感到难以支持。肚子疼得一次比一次厉害。

石秀英很忧郁。她为这次劫粮的计划被破坏感到痛心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自己又回来生孩子，会给本来处境就十分艰难的支队，带来更大的压力。同时，她也为马胜的命运担心。因为她每次向李铁问起马胜的时候，他总是把话题引开。

铁子是个聪明的孩子，他很理解石秀英的心情。为了给她解闷，一到休息的时候，就陪着石秀英唠嗑。有的时候，还故意逗石秀英发笑。但是，他毕竟是个孩子！石秀英感觉到，铁子也是心神不宁的，有时还偷着流泪。那背后隐藏着的秘密，就是她不敢想的——马胜的命运。

当李铁和石秀英渐渐靠近奶子河的时候，石秀英显得开朗起来。有时候还故意跟铁子说说笑笑。铁子暗暗高兴。他天真地认为自己保守马胜牺牲的秘密很成功。其实，那是石秀英忍着巨大的悲痛装出来的。

春天的太阳照耀着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。背阴坡上的积雪还没有化净，向阳的山坡上，已经透出了一派绿意。

在一个挺陡的山坡上，铁子发现了一片榛子树。他在树下的草棵子里拨拉了半天，捡了一帽兜榛子。两个人吃完榛子仁，歇了

一会儿，又赶路了。

过了飞鸡岭，是个很陡的大下坡，每走几步，就得扶住一棵大树停一停，不然，就收不住脚。两手一撑一撑，累得人胳膊生疼。

飞鸡岭的半山腰上，有两块巨大的卧牛石。石秀英在铁子的搀扶下走到大青石跟前时，再也走不动了。她扶着卧牛石站着，只觉得脑袋“嗡”地一声，无数飞窜的金星从眼前升起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铁子大吃一惊，赶忙扶住了她。石秀英倚着大青石慢慢地躺下。铁子把石秀英臂上的包袱放下来，垫在她的头下边。

石秀英好象睡着了。她紧闭着眼睛，轻声地呻吟着。铁子心想：石秀英可能是渴了。他看了看周围，山坡下，一条小溪在树干间闪着银光。他把石秀英放好，飞也似地向山下跑去。

已经快到中午了，山谷里潺潺奔流的小溪上，还笼罩着一层轻烟似的薄雾。那白茫茫的雾气象流动的水一样，填满了峡谷。放眼望去，那些重重迭迭的峰峦恰似云海上漂浮的小岛。再远一点的山峰一片青蓝，仿佛从地平线外涌来的雨云。

铁子顺着山坡使劲儿地跑着。在小河边饮水的几头梅花鹿和两头小鹿突然警觉地竖起了耳朵，接着一个个腾空跃起，一阵风似地钻进密林不见了。

铁子跑到溪边，趴在一块石头上，饱饱地喝了一肚子水，又摘下帽子，舀了一帽兜水，飞快地往回跑。

清澈湛蓝的天上，飘着一只山鹰。这只鹰显得瘦削而苍劲，它把一双巨大的羽翼铺展开来，停在铁子头顶的天空不动了。突然间，铁子听见风声里隐约传来了婴儿的哭声，那鹰抖动了一下翅膀，往高处拔去。附近树枝上那些小鸟，也惊慌地叫着，飞向了遥远的天边。

当铁子跑到卧牛石跟前时，石秀英正在闭目养神。她脸

上的表情沉静而和平，恰似经过了一场风暴的海面。在她的身边，躺着一个用破布片子包裹的婴儿。大概因为他在奔往人间的旅途上太疲劳了，哭泣几声之后，就紧闭着那只怕光亮的小眼睛，安安静静地睡去了。

铁子看了看石秀英，又看了看那个瘦小的，已经失去了父亲的婴儿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

石秀英听见铁子在抽泣，睁开眼睛，用没有气力的声音问道：“铁子，你哭什么？”

铁子抽泣着说：“我的小弟生下来，我连看也没有看上一眼，就……”

石秀英了解铁子的身世。他家住在山东沂蒙山区，娘生孩子的时候，正赶上鬼子扫荡，给鬼子活活烧死了。铁子一说，她马上安慰他说：“铁子，这孩子就是你的小弟弟么！”说着，她又叹了口气，“唉，小石头也可怜啊！生下来就没了爸爸……”

“啊？”铁子愣了，“你……你都知道啦？……”

石秀英点点头。

“哇！”的一声，铁子哭起来。

铁子哭了一阵儿，又伏下身去看那个瘦小的孩子。他那破布包裹的小小躯体，大概感到人间太寒冷了，每当夹着尘土的风吹过来的时候，就痉挛起来。铁子擦着泪对石秀英说：“长得多俊啊！快，给他取个名字吧！”

石秀英看了看孩子，说：“咱们长白山里，就是石头多。不怕磕，不怕碰，就叫他小石头吧！”

铁子看着睡熟了的孩子，轻声地叫着：“唉，石头，小石头！”

三

铁子和石秀英抱着小石头来到了奶子河新营地，给支队带来

了节日般的欢乐。大家都跑来看孩子。围住铁子和石秀英问这问那，闹得两个人不知先回答谁的问题好。

忙得最欢的是那些女同志。有的把自己的旧衣服扯了，在奶子河里洗干净，给孩子做尿布。有的从自己的棉衣里匀出一点棉花给小石头做宝宝衣和小被褥。还不到一天工夫，小石头什么都不缺了。

只有一样令人发愁，那就是粮食。

孩子和伤员，用草根树皮来充饥是不行的。支队副队长赵萍和司务长冯有才研究了几次，决定派两个人到山门镇去卖几苗山参，买一点粮食回来。一方面解决孩子和伤员的口粮，一方面还要准备一点儿种子，他们要在山里种一点庄稼，好应付大雪封山的局面。

到山门镇去搞粮的任务，落在了老司务长冯有才和李铁身上。

山门镇是位于松花江上游一座紧靠湖边的小镇。

在吉林小丰满发电站的水泥大堤筑成之前，松花江的上游只不过是一条瘦水。它从长白山天池瀑布发源，穿过几百华里的峡谷匆匆西去。在两岸留下了一条狭长的冲积平原。它那不算宽阔



的水面，给两岸带来了湿润的气候，使这一带变成了比较富庶的鱼米之乡。所以，沿江附近比长白山区其他地方，人烟要稠密些。一个又一个三、二十户人家的小村落，象穿在一条线上的珠子，分布于松花江两岸。

待到小丰满大堤一落成，吉林江东的头道漂河、二道漂河以及沿江的大小沟汊，全被一片汪洋大水淹没了。这片纵横几百华里，后来被称做松花湖的广阔水面，埋葬了沿江的大部分村落。迫使成千上万的中小农户，沦为无家可归的乞丐。在这些破产的农民里，有人抱着“人挪活，树挪死”，出去撞撞运气的心理，携儿带女，远走他乡了。还有的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听信了安西煤炭株式会社的欺骗宣传，怀着吃上几年苦，攒上几个钱儿，再重返故乡整顿家业的梦想，跟招工的把头去了。这些人绝大多数是一去不返。他们带着对长白山故乡深深的思念，客死在异乡的旷野，葬身于野犬狂吠的“万人坑”里。还有那么一些人，他们说啥也离不开长白山那积雪的峰峦，离不开松花江那澄清碧绿的流水，誓与生他养他的长白山相依为命，就近涌到长白山这小小集镇上来。

这些突然出现的廉价的劳动力，使一向萧条冷落的山门镇冷不丁地热闹起来。酿酒的烧锅、榨大豆的油坊、刮碱熬硝的爆竹铺、打棺材的木匠铺、粉坊、豆腐坊……一家挨一家挂匾开张。随之而来的，还有卖烧酒和野味的饭馆、经营杂货的小铺……五花八门，三教九流，都在悬崖上面那条小小的街道上，挤一个几尺宽的铺面。于是，那些吃饱喝足、打着瞌睡的掌柜们，就开始坐在柜台的后面，拨拉着算盘，算计着用怎样的手段把门前过路的每一个行人的口袋掏空，怎样把同行的冤家逼到红石硝子顶上去投湖自尽，好乘机盘过他们的店铺。

正因为山门镇是这样一个地方，日本关东军扫荡长白山区游击队的北路大军司令部就设在这里。

冯有才和李铁，选中山门镇搞粮，是因为去山门镇比较安全。
为什么呢？

别看山门镇是敌人的大本营，小镇四周炮楼林立，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其实那只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。敌人因为镇门屯有重兵，镇外警戒森严，自然有一种高枕无忧的安全感。出镇入镇，来往盘查，不过走走过场，并不认真。

冯有才和李铁正是利用了敌人的这种心理，大摇大摆地闯进了山门镇。

为了这次事关重大的搞粮行动，两个人都经过了一番精心的化装。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，他们扮成了挖棒槌的老客。一老一小，恰似祖孙二人。

冯有才不仅身材魁梧，还长得方头大脸，白发齐眉，银须护颈。今天，他头戴一顶古铜色的毡帽，足登一双毡袜过膝的牛耳朵靰鞡；肩上一个帆布大钱褡子，前护胸脯、后掩脊背，显出一股走深山、闯老林、见过大世界的气派。

紧跟在他身后的李铁，穿着一套紧腿紧袖的青色趟子绒袄裤；上身罩着一件黄地黑花、翻毛朝外的虎皮坎肩儿；头戴一顶金针倒竖，帽山儿搭肩的狗皮帽子；足登一双前门脸儿上插着百褶，后跟上钉着圆钉，鞋壳里絮着靰鞡草；毡袜上勒着松香蹭过的狗皮筋，磨过面儿的野猪皮靰鞡；再加上围在脖子上的那条白羊肚子手巾一衬，就跟传说中的人参娃娃一样。

这“祖孙”俩到了山门镇口，把良民证冲站岗的鬼子兵一晃，就过了卡子。

刚刚转过岗亭，远远地就看见街边的一座青砖房的山墙上，白石灰刷底儿，写着两行斗大的黑字：

严防山匪购粮

禁绝谷粟上市

看见这幅大标语，冯有才一愣。立时放慢了脚步。这条大标语刚刚刷上不久。因为在鬼子大举扫荡之前，山门镇上的几家粮栈还照常营业。冯有才心里暗暗叫苦。原来，他们计划得很好。在他那个帆布钱褡子里，真的背了两苗五品叶的山参。他准备把山参在山门镇的东亚药房卖掉之后，在集上买一点苞米，两个人往回一背，就算完成了任务。现在这条大标语，就象兜头泼下来的一盆冷水，把人心浇得冰凉，但是，支队要度过漫长而又严寒的冬天，必须得有粮。现在搞不到种子，秋天就不会有收获。另外，如果没有粮，伤员和孩子的生命就难以维持。所以，搞粮食即便象上天摘星星那么难，他冯有才也要试一试。

两个人由街口从东向西走了不到一百步，就看见路南有一家粮栈。横匾上写着：“裕昌粮栈”。青砖门市上写着：“经营粮豆谷粟，加工油盐米面。”现在，那粮栈临街营业的门面，上着一寸多厚的栅板。那栅板上还贴着一张毛笔字的启事。上面说：奉皇军之命，本栈从即日起停止对外营业。

冯有才扫了几眼，拉着铁子匆匆向前走去。这时间，就听见前面人声嘈杂，满街筒子的人眨眼之间都闪到路边去了。有的跑进了小胡同，有的躲进了路边的店铺。冯有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为了谨慎起见，也拉着铁子闪进了一家卖香烟糖果的小铺。他们刚刚站稳，就看见街中心几个日本宪兵押着一个背后插着招子的人走了过来。那人反绑着双手，鲜血顺着鬓角流了下来。开始，冯有才还以为是哪位抗联的同志不幸被捕了。可是走近了一看，有点儿不象。那人大约五十多岁，微胖，有点儿秃顶。身穿一件藏青色的礼服呢长袍，脚穿一双蓝呢子面的圆口便鞋。看样子象个商人。

糖果店的老板娘是个瘦高个子的麻脸女人，她听见外面吵吵嚷嚷，也走出了柜台挤在门口看热闹。等押送的日本兵一过去，

她用浓重的山东口音说了一句：“这都是活腻了！”

冯有才想打听个究竟，也故意用山东腔问：“女掌柜，这位被押送的是谁呀？”

大概是那熟悉的乡音起了作用，麻脸女人压低了声音说：“对门杂货铺子的秦掌柜。姑娘出门子，多喝了几盅辣水子，醉了，也活该这老兔崽子倒霉，糊里糊涂的说自己倒卖过大米，让日本宪兵听见了，说他是经济犯，这不，就抓起来了。……”

麻脸女人还想说什么，从屋里走出来个胖男人咳嗽了一声，麻脸女人便不再言语了。

这时，鬼子兵押着那位倒霉的秦掌柜已经走远了，冯有才冲女掌柜点了点头，便牵着铁子的手走出了糖果店。

大概这小小的集镇上，抓人、杀人，已经成了家常便饭，那队日本鬼子刚刚走过，人们又从各个角落里涌出来。

出了糖果店不远，是一家挂着双幌的小饭馆。那缀着花球、粘着无数条粉红纸条的幌子，在早春的微风里轻轻摇动，仿佛在诱人地向行人招手。一个肩头搭着白手巾的跑堂，正站在门口招徕顾客。他用响亮的嗓门拉着长音叫道：“哎——，里边请啦，您老！酱肉烧酒，炒肉拉皮，荞麦面条，蘑菇打卤！哎——，里边请啦！”

铁子听见堂倌的喊声，眼睛一亮，他拉拉冯有才的衣袖说：“爷爷，咱们就在这儿给小石头买点东西吃吧！”

铁子说话的声音虽然不大，却被那位眼尖耳灵的堂倌听见了。他回转身来，看见冯有才这身棒槌老客的装束，马上满脸堆笑地说：“啊，是棒槌老客，您老山上吉利，腰包鼓溜，别对不起肚子，喝几盅，驱驱山上的风寒吧，里边请啦——您老！”

冯有才笑笑说：“山货还没有脱手，回头再来。”

跑堂的马上接着说：“好了，您老，小的在这恭候，我把酒给您先烫上，就等您老赏脸了！”